

明清而王

皇陵及文化



王德恒 著

京华出版社

山含王气 地走龙蛇

金帝陵的风风雨雨

清西陵 →

— 清东陵

明清而王

皇陵文化



王德恒著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帝王与皇陵文化 / 王德恒著. —北京 : 京华出版社, 2007.1

ISBN 978-7-80724-347-2

I . 明 … II . 王 … III . 帝王 — 陵墓 — 简介 — 中国 — 明清时代

IV . K878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5371 号

著 者□王德恒 著

出版发行□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)

(010)64258473 64255036 84241642 (发行部)

(010)64259577 (邮购、零售)

(010)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(编辑部)

E-mail:jinghuafaxing@sina.com

印 刷□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□720 mm × 1020mm 1/16

字 数□240 千字

印 张□18.5 印张

印 数□0001~10000

版 次□200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□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□ISBN 978-7-80724-347-2

定 价□29.80 元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。

作者简介

王德恒 1953年12月26日出生，吉林省公主岭市人，满族。197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。1970年6月1日参加工作。先后在怀德县文化局、国家建委、燕山文物管理所工作。中国红学会理事；中国科普协会会员；北京史学会理事；北京作家协会会员；副研究员；注册咨询师。

1972年起发表文学作品，三十年来先后出版长篇小说《顺治与鄂妃》（与人合著）、《马上王子与神秘马客》、《下川岛传说》、《萨满荒原》。中篇小说《殷墟甲骨历劫记》在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连载，中篇小说《天根》和短篇小说《大洋彼岸的迷雾》被翻译为英文，至今约出版发表作品近百万字。

1980年参加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文物普查训练班后，专职从事文物考古工作，参加了金皇陵的调查与发掘，房山区文物普查和研究，旧石器时代普查和研究，先后发表、出版《中国文化的源流》、《北京的皇陵与王坟》、《壁画迷雾》、《论文物志的编修》、《北京市燕山区命名的历史渊源》等上百篇文章散见于报刊杂志。

明清帝王与
皇陵文化

山含王气地走龙蛇



策 划：刘志军

责任编辑：邹春芳 和庚方

封面设计：李明才 苏丽丽



目 录

皇陵文化篇

地下星空中的星座	(003)
——陵墓的研究和观赏意义	
灵魂,游进了人类社会	(005)
——墓葬的形成和发展	
厚葬时代	(007)
——中国封建社会的陵墓葬制和葬式	
风水观念的形成和明清皇陵的风水	(012)
——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	
山含王气,地走龙蛇	(018)
——对皇陵的历史回溯	
开明清皇陵先河的金皇陵	(030)
朱元璋无法借鉴元朝“秘葬制”	
宋“五音姓利”的风水观不可取	
金皇陵竟然是后代皇陵风水的典范	
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睿陵地宫	

目 录



金陵的范围和布局

金陵的盛与衰

明朝皇陵篇

——十七帝十九陵	
朱元璋父母兄弟的埋葬	(059)
——明皇陵的建筑及格局	
虎踞龙盘明孝陵	(066)
——兼谈朱元璋和孝东陵	
北迁都城先选茔	(079)
——兼谈明惠帝朱允炆	
“大流氓朱棣”	(086)
——长陵概览	
“仁宣之治”的证明	(090)
——明仁宗朱高炽的献陵和他的儿子明宣宗朱瞻基的景陵	
手足相残营二陵	(097)
——明英宗朱祁镇的裕陵和明英宗朱祁钰的景泰陵	



目 录

危乎哉,太子	(105)
——明宪宗朱见深的茂陵和明孝宗朱祐樘的泰陵	
“豹房儿”与“金丹鬼”	(110)
——明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与明世宗朱厚熜永陵	
沉入水下的皇陵	(122)
——大礼争的是什么	
“九莲菩萨”和大宴生圹的皇帝	(129)
——明穆宗朱载垕的昭陵和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	
末世毁金陵,自家之陵又怎保	(137)
——明光宗朱常洛的庆陵、明熹宗朱由校的德陵和明思宗朱由检的思陵	
神秘的地下宫殿	(145)
十三陵的营建	(149)
——木、土、砖、石	
十三陵的布局	(152)
南明皇帝的归宿	(156)



目 录

清朝关东陵墓篇

——十一帝十二陵

- 祖陵——努尔哈赤的祖辈和永陵 (161)
福陵——努尔哈赤的归葬处 (164)
昭陵——皇太极的陵墓 (167)

清东陵篇

- 少年天子 (181)

- 记清顺治帝福临的孝陵和顺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孝东陵
巾帼雄杰 (192)

——康熙帝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和昭西陵

- 康熙大帝 (198)

——记康熙帝玄烨的景陵和景妃园寝

- 十全老人 (204)

——清乾隆帝弘历的裕陵纵横谈

- 两宫太后 (216)

——记清咸丰帝清文宗奕𬣞的定陵、咸丰皇帝皇后慈安

和慈禧的定东陵和定妃园寝



目 录

“中兴名主” (225)

——记清同治帝载淳的惠陵及惠妃园寝

清西陵篇

金头皇帝 (231)

——西陵陵址的选定和清雍正帝胤禛的泰陵

名为守成,实则平庸 (239)

——清嘉庆帝颙琰的昌陵漫话

名为俭,实则靡费无度 (243)

——清道光帝旻宁的慕陵

他曾有过轰轰烈烈的一百天 (25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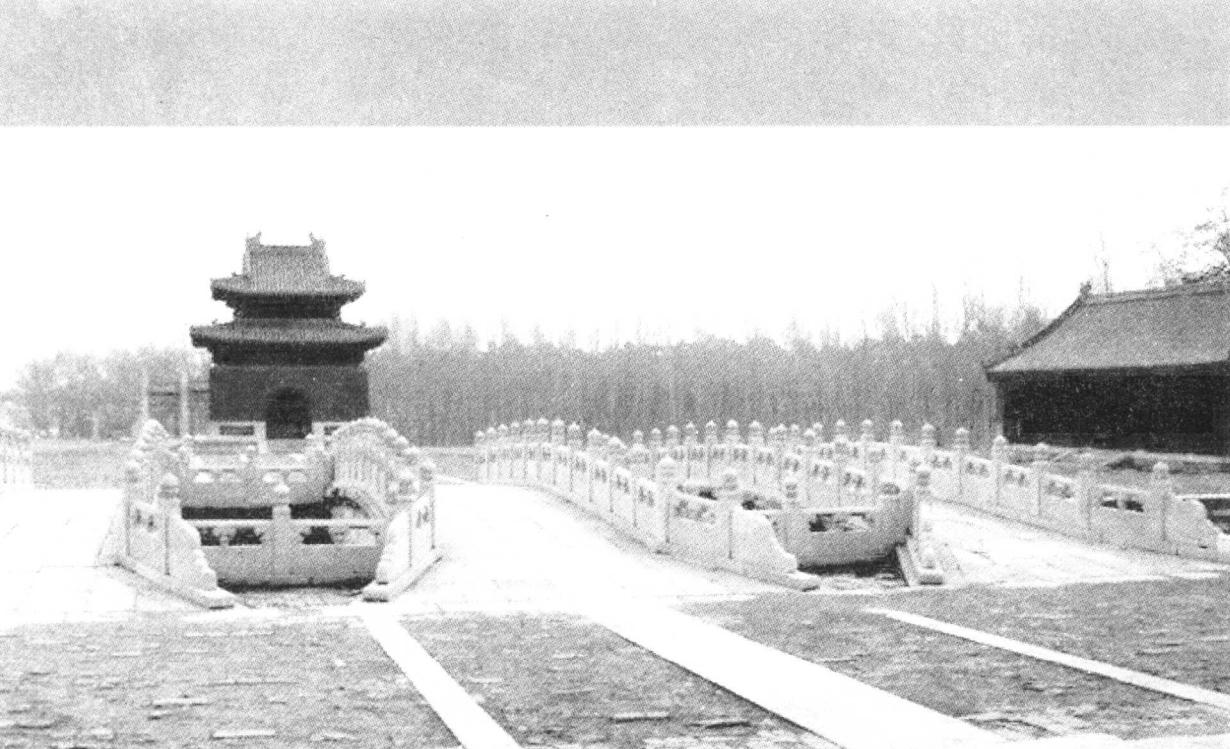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清光绪帝载湉的崇陵和崇妃园寝

王墓选粹篇

之一 东京陵 (267)

之二 敬谨亲王墓 (274)

之三 亦绘贝勒墓 (277)



皇陵文化篇



地下星空中的星座

——陵墓的研究和观赏意义

有人作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：无数的地下文物像天上的星空那样明亮璀璨、令人神往、引人注目。有一本题为《地下星空》的书就是专门介绍地下文物的。

如果，把地下埋藏的无数文物比作地下星空，那么，一座座皇帝陵和王墓就是星空中的星座。因为皇陵和王墓中埋藏的文物最多，最集中，最丰富，最有代表性也最珍贵。循着陵墓递进行变的轨迹找寻，就能发现一幅幅已逝历史的生动画面。

坟墓本是人类生命的最后归宿，是埋葬死者的地方。在较早的原始社会中，人死了不但不埋葬，而且还要把尸体掩藏在洞穴中，以备食物来源断绝后用来食用。就是到了旧石器晚期，人死了也是随便弃置或草草掩埋，真够不上“葬”这个字义。根据研究，周口店北京猿人是食人的。到了距今 17000 年的山顶洞人时期也是食人的，山顶洞中的三个头骨，都有被吸食脑髓的孔洞，两个头骨没有躯体，应该也是被吃掉了。只有那个被隆重埋葬的老者的身躯才是完整的。

历史之灵把人类从蒙昧中引导出来，人类有了灵魂观念，从宗教观念产生时起，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一件大事，并进而形成一种制度。在后期的封建社会中，越发展越严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许多主要的文物古迹，就是通过坟墓这种形式保存下来的，像埃及的金字塔，就是古埃及奴隶主的陵墓。著名的古印度桑奇大塔是公元前三世纪的陵墓建筑，成为后来金刚宝座塔的鼻祖。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中部日惹城的婆罗浮屠大塔也是陵寝建筑。

中国是墓葬制度最周密的国家，留下的坟墓遗迹也最多。青山绿野，林壑沟崖，土阜石岗几乎到处都有发现。据罗哲文和罗杨所著《中国历代帝王陵寝》一书所载，单是皇陵区，自秦始皇以来就有 18 处，由此可见，陵墓作为一种历史文物遗产是何等的丰富。

陵墓作为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对象，具有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，如前所说，封建社会中乃至后来建的塔都是从陵墓发展衍变而来的。陵墓建筑也是研究古代建筑最重要的实物例证。尤其是墓中的随葬品，不但能揭示那个历史时期生产的发展水平，亦能看出那个时期的经济生活、艺术创造、科学技术的水平。我们知道，通过文物研究认识历史是最科学、最准确的，而文物又主要是从墓葬中获得的。墓葬制度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。





顺着墓葬的线索追溯历史，“墓葬”在它出现和兴盛时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。在中国这个敬祖畏祖的传统社会里，墓葬及附属的殿宇成为传统文化的交汇处和表现地。首先，祭陵是各朝各代的大典，主祭或祭文执笔人，都要用尽才思，把祭文写成最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这对文学语言的发展是起了推动作用的。其次，祭祀中的礼仪制度对明辨血统关系，形成利益集团，甚至对民族和国家都极具深意。第三，中国帝陵又是集天下能工巧匠之力所造成，代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发展水平。第四，帝陵和王墓又集中了天下最名贵的艺术品与墓葬，许多墓主在下葬时都是把自己最心爱最珍贵的物品带进坟穴，所以它们能代表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。有人说，陵墓浓缩凝聚了历史文化的精髓，此话一点也不为过。

由于陵墓是以凝固的空间结构表示了一个阶段的历史，所以它成为现代和历史之间的一座桥梁。通过这座桥梁，我们能够认识历史，能够学到丰富的知识，正像我们是通过星座来认识星空一样。



灵魂，游进了人类社会

——墓葬的形成和发展

很久很久以前，不知是哪个原始人，向他的同伴描述了自己的梦境，引起了大家的同感。他们似乎发现，在人的自身真实存在之外，或者在这真实的体内，有个寓于人身并能主宰人体的奇妙东西，我们现在称呼这种东西为“灵魂”，当时人们怎样为它命名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总之，灵魂观念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。按这种观念，人虽然死了，身躯不会动了，但“魂”却是不死的，它还活着，不过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自从佛教传入中土后，人们更是认为灵魂还能返回复生。特别是祖宗的灵魂，还具有相当的法力，能够庇佑和保护他的子孙。而子孙们似乎也希望自己已逝的亲人在另一个世界过得更好。为达到这个目的，人们开始由简到繁，逐步创造和丰富了一整套祭祀礼拜制度和埋葬制度。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，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为这个过程留下了记录。

17000年前，山顶洞人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，他们的居所分为上洞和下洞。从发掘情况看，下洞就是他们埋葬死者的地方。每当死去一个人，就葬入下洞。生者在死者身上撒布赤铁矿粉，并以燧石、石器、石珠和穿孔兽牙随葬。这是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最早的坟墓。在这个时期已经产生了灵魂的观念，无论是赤铁矿粉还是随葬品，都是为“灵魂”的使用而准备的。

到了新石器时代，如仰韶文化的墓葬，就有鲜明的规律性可循了。那时实行的是一种“公墓制度”，一个大家族都埋葬在一块墓地，死者的头都是一个朝向，这反映了他们氏族血缘关系的牢固性，反映了他们幻想本氏族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能够团聚，过同样的氏族生活。甚至连二次迁葬都是“集体行动”。这时的墓葬尽管有随葬品，但数量很少，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当单个的或单个家庭的墓葬出现时，说明氏族社会发生了变化，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将要解体了。

在距今6000年前，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和单人的墓葬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山东泰安的大汶口文化。考古工作者在大汶口发掘的有随葬品的墓，每一个坟墓都自成一个单元，有男女合葬、老少合葬，每座墓的随葬品的数量和品种都有很大差异。

在大汶口编号62墓里只有獐牙一枚作为随葬品；而编号13墓中竟有随葬品40多件，包括猪头14个，大型象牙器3件，陶器中有成套的鬶、盉、尊。更引人注意的是，这是一





座男女合葬墓，男左女右，墓中的男性身佩一对象牙琮，还有石铲、骨镖和骨匕，而女性手中仅握有象牙。

出现男女合葬墓，是一个大的变化，从此氏族公共墓地的历史结束了。而出现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合葬方式，更是一个大变化。个体家庭在历史长河中张开帆，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个体家庭已成为一种力量，并且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对抗了。”（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）

大汶口 1 号墓女性的从属地位更加明显。在这座墓里，男性遗体被安葬在墓穴正中，左侧放有陶器、骨器等 40 多件。而女性遗体偏居于正穴右侧的小长方坑中，仅有一个小玉管和一对龟甲随葬。

从墓葬中也能看出女性的“历史性失败”。

最值得介绍的是大汶口 10 号墓。这座墓墓穴宏大，长 4.2 米，宽 3.2 米，木椁长 3 米，宽 1.2 米。木椁内又挖一小坑，安放死者的遗体。发掘时，见遗体周身覆有一层厚约 2 厘米的灰烬物，这显然是死者的衣着，将近 6000 年后还存有 2 厘米的灰烬，可见入葬时死者穿的衣服有多么多。死者的头佩戴着三串用大理石和松绿石制成的串饰，左腕戴一绿色玉臂环，腰间佩一把碧玉铲，现在看去还光洁鉴影。身两侧，各有大小、纹饰、形制相同的彩陶背壶和单把杯各一件，头的上方放置一组小型精致的白陶和黑陶器皿，还有两件象牙刻的花筒。木椁随葬着大量陶器，并有猪头两个，鳄鱼鳞板 84 块。随葬的 80 余件陶器中，有洁净的白陶 25 件，大多数是酒器，有背壶、鬶、盉、爵、杯等。

我们可以想象死者生前头戴庄严的串饰，臂戴名贵的玉环，手执碧玉铲，身着华丽衣衫，使用着精美器物的王者的形象。确实，死者生前如果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，是不可能聚敛这么多的财物，营建这么大的墓穴的。那么，这个死者很可能是一位部落酋长或民族首领，也就是最初的帝或王。大汶口 10 号墓我们也可以看做是中国后来的帝陵和王墓的雏形。

山顶洞人在死者身上撒赤铁矿粉，表明他们已有了灵魂观念，但仍是无规则地埋葬死者，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标志。

仰韶文化死者头向同一方向的公墓制度，是新石器时代女权制的标志。

大汶口文化出现了单体墓葬，特别是出现了男主女从的合葬墓，证明了父权制的开始，氏族制度的瓦解和个体家庭的出现。从此也开始了帝陵和王墓的历史。

墓葬每一次显著的变化，都表明了历史时代的一次更新。墓葬这一星座，总是闪耀着熠熠的历史光彩。



厚葬时代

——中国封建社会的陵墓葬制和葬式

大汶口出现了个体家庭的墓、夫妻合葬墓，与此相去不远的龙山文化、齐家文化也发现了相同的墓葬。

我们把大汶口 10 号墓作为帝王陵墓的雏形和发端时代，同时，也就是说帝王陵墓的厚葬时代开始了。在中国封建社会，厚葬从地下（殉人，随葬品的丰富）发展到了地上，即是从葬于地下而地面不留标志，到起坟头，筑宝顶，建宝城。

《礼记》上载有一段孔子寻找他父母之墓的故事。孔子三岁的时候，父亲叔梁纥就死了。孔子长大成人后，想要祭祀一下他的父亲，却找不到墓地所在。后来经过许多的乡亲故里亲人们的回忆，费了很大工夫才找到。孔子认为，为了保证子孙祭祀祖宗这一重要的礼法得以进行，有必要在墓上培土垒坟，孔子祭祀完父亲后，便在父亲的坟上培土垒坟，做为标记，以便下次再来时便于寻找。

许多人把这个故事做为封土垒坟的起源，不无其道理，因为从这个时代起，中国有了封土垒坟之制。而在这之前是很难找到封土坟丘的遗迹的。

在北京琉璃河的商周遗址，发掘了上百座墓葬，不论是贵为诸侯王还是一般平民，都没有地面起坟的迹象。

河南安阳的殷墟，曾是存在近三百年的殷都，殷朝帝王都是奢侈之徒，厅堂住所和墓葬都极其富丽豪华，但他们的王陵在地面上却很难看出来。著名的“妇好”墓曾发现有稍大于墓口的房基，另一座大司农墓上也发现了房基，但这并不是坟头的遗迹，而是后来所修建的祭祀遗址。当然这建筑遗址就是后来帝王陵墓享殿、碑亭的雏形。

“墓”这个字在古代文献里和“没”字相同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埋在地下就没了，和后来的“歿”字也同义。《礼记·檀弓》言：“古也，墓而不坟。”注解说：“凡墓而无坟，不封不树者，谓之墓。”《周易·系辞下》说：“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树，丧期无数。”这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，也无树木的标志，埋葬时间也无记载。考古发掘中也确实没发现过封土为坟的早期墓葬。大约到了春秋时代，也就是孔子时代，墓上才开始有了坟头。到了战国，坟头的封土就很大了，形状有如山丘，以至于后来有人把墓称为“丘”。如著名的赵武灵王的“赵邱”，燕昭王的“昭邱”。燕国名将乐毅死后葬于北京良乡，也封丘

